



SHI JIE ER TONG
WEN XUE MING ZHU CHU TU BEN

人民文学出版社

彼得·潘

[英] 詹姆斯·巴里 著
杨玲玲 译



世界儿童文学名著插图本

世界儿童文学名著插图本

彼得·潘

〔英〕詹姆斯·巴里 著
杨玲玲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James Barrie

Peter Pan

Published 1911 under the title Peter and Wendy

Bantam Classic edition/April 198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彼得·潘 / (英) 巴里 (Barrie, J.) 著; 杨玲玲 译.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6
(世界儿童文学名著插图本)
ISBN 7-02-005614-8

I. 彼… II. ①巴…②杨… III. 儿童文学 - 中篇小说 - 英国 - 现代 IV. I56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26633 号

策划: 哈利·波特工作室

责任编辑: 王晓亚

装帧设计: 何 婷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彼得·潘

Bi De Pan

[英] 詹姆斯·巴里 著

杨玲玲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00 千字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6 插页 1

2004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

ISBN 7-02-005614-8

定价 11.00 元

出版说明

“世界儿童文学名著插图本”汇集世界儿童文学创作的精华,其中包括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优秀长篇小说、童话、寓言和诗歌,比较全面地代表了世界儿童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本丛书中的近现代部分,选收的大都是脍炙人口的经典名篇;当代部分选收的则是既畅销而又获得过各种不同奖项的佳作。所有作品都配以精美的插图,这些插图大都保持了原汁原味,可以让读者尽领原著的风貌。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6年5月

目 录

第一章	波得·潘冲了进来	1
第二章	影子	12
第三章	走吧,走吧	24
第四章	飞翔	40
第五章	来到了真正的岛上	52
第六章	小房子	66
第七章	地下之家	79
第八章	美人鱼的礁湖	87
第九章	永无岛	103
第十章	快乐家庭	107
第十一章	温迪的故事	115
第十二章	孩子们被抓走了	126
第十三章	你相信小精灵吗	132
第十四章	海盜船	142
第十五章	和胡克拼命	152
第十六章	回家	165
第十七章	温迪长大以后	175

第一章

波得·潘冲了进来

所有的孩子都要长大,只有一个孩子例外。他们很快就知道他们会长大,温迪是这样知道的:在她两岁的时候,有一天她在花园里玩,她摘了一朵花,拿在手里,朝她妈妈跑去。我想她那时看上去一定快乐极了,所以达林夫人把手放在胸口大声说:“哦,要是你永远都这么大该多好!”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从那以后,温迪就知道了,她是一定要长大的。人们通常是在两岁以后知道这一点的。两岁是长大的开始。

当然,他们住在十四号,在温迪出生前,她妈妈一直是家中的主要人物。她是位可爱的女士,脑子里充满了浪漫的想法,有一张甜甜的、爱嘲弄人的嘴。她那些浪漫的想法,就像从东方来的那种令人费解的小盒子,一个套着一个,不管你打开多少个,总还有一个藏在里面。她那张甜甜的、爱嘲弄人的嘴边,老是挂着温迪永远也无法得到的一个吻,可那吻就在那儿,明明就挂在右嘴角上。

达林先生是这样赢得他太太的:当她还是个女孩的时候,一些小伙子变成先生以后,发现同时爱上了她,于是都朝她家里跑去,向她求婚。达林先生却和他们不一样,他雇了一辆马车,抢先来到她家,所以他得到了她。他得到了她的一切,除了最里层的盒子和那个吻。他从来就不知道那个盒子,最终也放弃了去得到那个吻的努力。温迪想,也许拿破仑能得到

那个吻。不过我能想像拿破仑试图想得到那个吻，然后怒气冲冲地摔门而出的样子。

达林先生曾向温迪夸口说，她妈妈不仅爱他，而且尊重他。他是那种学问很深的人，懂得股票和股息之类的事情。当然，这些事谁也搞不清，但达林先生像是挺知道的，他常把股票涨了股息跌了这类话挂在嘴边，看他谈论股票的样子，任何女人都得佩服他。

达林太太结婚时，穿着白色的衣服。起初她把家用账记得非常仔细，可以说是满心欢喜，就像在玩游戏似的，连一个甘蓝菜的芽都不会漏记；但渐渐地，整个大菜花都漏掉了，账本上出现了一些没有脸的宝宝的图画。她肯定是在记账的时候，把这些宝宝画上去的。他们是达林太太对未来宝宝的猜想。

温迪第一个出世，接着是约翰，然后是迈克尔。

温迪出生后的一两个星期，她的父母怀疑是否能养活她，因为她又是一张吃饭的嘴。达林先生为有温迪而感到骄傲，但他又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人，他坐在达林夫人的床边，握着她的手，计算着一笔笔的开销。达林夫人用恳求的目光望着他，不管怎样，她都想冒险试一下。但这不是达林先生的做法。他的做法是用一支笔和一张纸细算，要是她的建议扰乱了他，他就只好再从头算起。

“别打断我，”他恳求她说，“我这里有一镑十七先令，办公室还有两先令六便士。我可以取消办公室的咖啡，这就省下了十先令，加起来就有两镑九先令六便士，再加上你的十八先令三便士，就有三镑九先令七便士了，我存折上还有整整五镑，这样就有八镑九先令七便士——谁在那儿动？——八镑九先令七便士，小数点进位七——别说话，宝贝儿——还有一



达林先生为有温迪而感到骄傲,但他又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人,他坐在达林夫人的床边,握着她的手,计算着一笔笔的开销。

镑你借给了找上门来的那个男人——安静点，孩子——小数点进位，孩子——瞧，到底还是给你们搅乱了——我刚才就是说九镑九先令七便士吗？对，我是说九镑九先令七便士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靠着这九镑九先令七便士过上一年？”

“我们当然能，乔治。”达林太太大声说。当然她是偏袒温迪的，可达林先生才是他们两人中的主角。

“别忘了腮腺炎，”他几乎是用威胁的口气警告他太太，接着他继续算下去，“腮腺炎花掉一镑，我就这么记上，不过我敢说，还要多花三十先令——别说话——麻疹花掉一镑五先令，德国麻疹花掉半个几尼，加起来是两镑十五先令六便士——别摇手指——百日咳，算十五先令”——他就这样一直算下去，每次算出来的结果都不一样。不过，最后温迪总算可以通过了——腮腺炎的费用减少到十二先令六便士，两种麻疹当做一种治疗。

约翰出生后，也同样兴奋了一阵，迈克尔更是勉强得以通过。不过，他们两个都被养活下来。不久，你就能看到，他们姐弟三个排成一行，由保姆陪伴着到福尔萨姆小姐的幼儿园上学去了。

达林太太喜欢样样事情过得去就行，达林先生却样样事情都要和左邻右舍攀比。所以，他们当然也要有个保姆。因为他们很穷，连孩子们喝牛奶的钱都不够，所以他们家的保姆是一条庄重整洁的纽芬兰大狗。这条叫娜娜的狗，在被达林夫妇雇用前，没有固定的主人。不过，娜娜总是把孩子看得很重。达林夫妇是在肯辛顿公园和娜娜相识的，娜娜的闲余时间大多在那儿度过，她经常偷偷地把头伸进摇篮里张望。那些粗心大意的保姆很讨厌娜娜，因为娜娜会跟着她们回家，向她们的主人告状。娜娜的确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保姆。她洗澡

洗得非常彻底。夜里的任何动静,哪怕是她照看的孩子中有一个发出最轻微的哭声,她也会一跃而起。当然,狗屋设在儿童室里。娜娜有种天赋,知道什么时候的咳嗽要紧,什么时候的咳嗽要用袜子围在脖子上。她一直相信过去的老式疗法,比如大黄叶什么的,一说到细菌之类的新名词,她总是嗤之以鼻。她护送孩子们去上学的情景,真像是堂礼仪课。孩子们规规矩矩的时候,她就镇定地走在他们身边,要是他们乱跑乱动,她就会把他们推回到队列里去。在约翰踢足球的日子里,她从不忘记带上他的运动衣。她的嘴里常常衔着一把伞,以防下雨。福尔萨姆小姐幼儿园的地下室里有个房间,保姆们就等候在那里。她们坐在长板凳上,而娜娜则卧在地上——不过,这是惟一的不同之处。她们装出一副不把她放在眼里的样子,因为她们觉得她的社会地位比她们低,其实娜娜才看不起她们那些无聊的闲谈。她讨厌达林太太的朋友到儿童室来参观,但如果他们真的来了,她就先扯下迈克尔的围嘴,给他换上带蓝色饰边的那条,再把温迪的衣服抚平,最后草草地梳理一下约翰的头发。

没有一间儿童室会像娜娜管理的那样井然有序,这一点达林先生是知道的,不过他有时还是心神不安,疑惑邻居会背后议论他。他不得不考虑他在城里的地位。

娜娜在另一方面也让他心烦,他有时觉得娜娜并不佩服他。“我知道,她非常佩服你,乔治。”达林太太向他保证说,然后她示意孩子们,要特别敬重他们的父亲。随后,大家就高兴地跳起舞来。有时候,他们家惟一的女仆丽萨也被允许和他们一起跳舞。她穿着长长的裙子,戴着仆人的帽子,看上去矮小极了,她被雇用的时候,发誓自己已经超过十岁了。他们跳得多快活啊!最快活的是达林太太,她踮着脚尖,疯狂地旋转

着,你只能看到她的那个吻,如果这时你朝她扑过去,你肯定能得到那个吻。没有比他们更单纯更快乐的家庭了,直到彼得·潘的到来。

达林太太第一次听说彼得·潘,是在她整理孩子们头脑中想法的时候。每一个好妈妈,晚上都有一个习惯,就是在孩子们入睡以后,仔细地检查他们的想法,把白天弄乱的各种事情重新归位,为第二天早晨把一切事情料理好。如果你能醒着(不过,你当然做不到),你就会看到你妈妈在做这件事,你会发现观看她做这件事是非常有趣的。这和整理抽屉差不多。我想,你会看见她跪在那儿,饶有兴趣地察看你的东西,奇怪你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捡来的这件东西,想看看这件东西可爱,还是不那么可爱。她把它贴在脸上,就像它是只可爱的小猫咪,然后又赶紧把它藏起来,不让人看见。当你早晨醒来的时候,你上床时的各种淘气的念头和不好的情绪,都被叠得小小的,压在你心思的最底层。而在最上面平平整整摆着的,是你那些在清新空气中晾过的美好念头,它们正等着你去穿戴。

我不知道,你是否看过一个人心思的地图。医生有时会画你身上其他部位的地图,你自己的地图可能极为有趣。但要是你碰巧看到医生在画孩子们心思的地图,你会看到,那不光是杂乱无章,而且还一直转圈。那上面的线条拐来拐去的,就像你的体温卡上的曲线,这些也可能是岛上的一条条路。因为永无岛或多或少算是个岛屿,上面散布着一块块惊人的颜色,远处的海面上露出了珊瑚礁,漂着灵巧轻快的小船。岛上住着野蛮人,还有荒凉的野兽洞穴,有土地精灵——他们大都是裁缝,有河流从中穿过的山洞,有王子和他的六个哥哥,有一间快要倒塌的小屋,还有一位长着鹰钩鼻的小老太婆。如果只有这些,它倒是一张简单的地图了。但是还有第一天

上学的情况,宗教、神父、圆水池、缝纫、谋杀、绞刑、带短语的动词、吃巧克力布丁的日子、穿背带裤、数到九十九、奖励自己给自己拔牙的三便士,等等。这些要么是岛上的一部分,要么就画在另一张地图上了,它们全都相当杂乱,尤其是——没有一样东西是静止不动的。

当然,每个人的永无岛是大不相同的。例如,约翰的永无岛上有一个礁湖,有火烈鸟从湖上飞过,约翰正在用箭射它们;而小不点儿迈克尔,也有一只火烈鸟,却是许多礁湖在火烈鸟上面飞。约翰住在一条倒扣在沙滩上的船里,迈克尔住在印第安人的棚屋里,温迪住在一个用树叶巧妙缝成的房子里。约翰没有朋友,迈克尔在夜晚有朋友,温迪有一只宠物狼,它被它的父母遗弃了。不过总的来说,永无岛上有一个成员们相貌相似的家庭,如果他们站成一排,你就会发现他们的五官很相像。在那些神奇的岸边玩耍的孩子们,总是把小船往岸上拖。其实我们也去过那里,我们仍可以听见浪花拍岸的声音,只不过我们不再上岸了。

在所有让人愉快的岛上,永无岛是最舒适最紧凑的了,不太大,也不太杂乱,从一个奇遇到另一个奇遇的距离尽管很长,却也分布得恰到好处。当你白天用椅子和桌布在岛上玩耍时,没有一点儿让人恐慌之处,但是在你睡着前的两分钟里,它就变得非常真实了。这就是为什么夜里要点灯的缘故。

达林太太在孩子们的心思里游览的时候,偶尔也会发现一些她无法理解的事情,最让她费解的是“彼得”这个名字。她不认识彼得这个人,但在约翰和迈克尔的心思里,到处都是这个名字,而在温迪的心思里,也开始写满了他的名字。他的名字是醒目的字体,比任何其他字都要突出,达林太太盯着它的时候,觉得它有一种古怪的傲气。

“是的，他确实傲慢。”温迪在妈妈询问她时遗憾地承认道。

“可他是谁呢，我的宝贝儿？”

“他是彼得·潘，你知道的，妈妈。”

一开始达林太太并不知道，可当她回忆了童年以后，她就想起来彼得·潘是谁了。据说，他和小精灵们住在一起。关于他，有许多奇特的故事。比如说，孩子们死了以后，他会陪伴他们一程，好让他们不那么害怕。小时候，达林太太是相信他的，但现在她已经结婚了，又有这么多见识，她十分怀疑是否真有彼得·潘这个人。

“再说，”她对温迪说，“他现在也应该长大了。”

“哦，不，他没有长大，”温迪非常有把握地对她妈妈说，“他和我一样大。”温迪的意思是，他的智力和身体都和她一样大。她不知道她究竟是怎样知道的，但她就是知道。

达林太太向达林先生请教，他只是轻蔑地笑了笑。“留心听着，”他说，“肯定是娜娜把这些疯话灌输到他们脑子里的。这不过是狗才会有的想法。别去管它，这件事情会过去的。”

可这件事情不会过去。很快，这个烦人的男孩就让达林太太大吃一惊。

孩子们常常会有最奇怪的冒险经历，可他们自己一点儿都不担忧。比如，事情发生了一个星期之后，他们才想起来说，他们当时在树林里遇到了死去的父亲，还和他一起做游戏。一天早晨，温迪就是这样偶然地说出了让人担忧的事情。儿童室的地板上发现有几片树叶，而孩子们睡觉之前地上肯定没有树叶，达林太太对此很疑惑，温迪却带着满不在乎的微笑说：

“我相信这又是彼得干的！”

“你在说什么，温迪？”

“他真淘气，也不把它们扫掉。”温迪叹了口气说，她是个爱整洁的孩子。

她实事求是地把事情解释给她妈妈听，她觉得彼得有时会在夜里到儿童室来，坐在她的床脚，吹笛子给她听。可惜的是，她从没有醒过，所以她并不知道她是怎么知道的，可她就是知道。

“你胡说些什么，宝贝儿。不敲门谁也进不了屋。”

“我想，他是从窗户进来的。”她说。

“亲爱的，这可是三楼啊。”

“树叶不就在窗户底下吗，妈妈？”

这倒是事实，树叶就是在靠近窗户的地方发现的。

达林太太不知道该怎么想：对温迪来说，这一切似乎都很自然，你不能说她是在做梦就把这件事打发掉了。

“我的孩子，”妈妈大叫起来，“为什么你不早点儿告诉我？”

“我忘了。”温迪轻描淡写地说，她急着要去吃早饭。

哦，那她肯定是在做梦。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儿是有树叶。达林太太仔细地察看了这些树叶。它们是些只有叶脉的树叶，不过她肯定，这些树叶不是从生长在英国的树上掉下来的。她趴在地上，拿着蜡烛，仔细地察看有没有陌生的脚印。她拿着拨火棍，敲打烟囱，拍着墙壁。她把一根带子从窗户垂到下面的地上——足足有三十英尺高，而且连一根可以爬上来的雨水管也没有。

温迪肯定是在做梦。

可温迪并没有做梦，第二天晚上的事情就证明了这一点。这个夜晚，可以说是孩子们最不寻常的冒险经历的开始。

我们说的那天晚上，孩子们都上床睡觉了。那天晚上娜娜正好不在，达林太太给他们洗了澡，又唱歌给他们听，直到他们一个一个松开她的手，渐渐地进入了梦乡。

现在一切都显得那么安全，那么舒适，达林太太不禁对自己的担心感到好笑，于是她安静地坐在火炉边上缝起衣服来。

这是给迈克尔准备的衣服，他在生日那天要穿衬衫。炉火很温暖，儿童室里点着三盏昏暗的夜灯。不一会儿，达林太太手里的针线活就落在了她的腿上。她的头也点起来了，哦，多优美啊。看他们四个人，温迪和迈克尔睡在那边，约翰睡在这边，达林太太在炉火边睡着了。这儿本来应该有四盏夜灯的。

达林太太睡着时做了一个梦。她梦见永无岛离得非常近，有一个奇怪的男孩从岛上冒出来。他并没有吓着她，因为她觉得她曾经见过他，在许多没有孩子的女人脸上见过他，或许在一些妈妈的脸上也见过他。不过在她的梦里，这个男孩已经把遮在永无岛上的一层朦胧的薄膜撕开了，她看到温迪、约翰和迈克尔从撕开的缝里往里窥探。

这个梦本身是件小事，但在她做梦的时候，儿童室的窗户突然打开了，一个男孩落到了地板上。伴随他的，还有一团奇怪的光，那团光不比拳头大，像个活物一样在房间里乱窜。我想，一定是那团光弄醒了达林太太。

她跳起来，叫喊了一声，她看到了一个男孩，不知道为什么，她立刻就知道他就是彼得·潘了。要是你或我或温迪在那儿，我们就一定会看见，他很像达林太太的那个吻。他是个可爱的男孩，穿着用只有叶脉的树叶和树浆做的衣服。不过，他身上最迷人的地方是他的一口乳牙。他看到达林太太是个大人时，龇牙咧嘴地对她露出了小珍珠般的牙齿。



他是个可爱的男孩，穿着用只有叶脉的树叶和树浆做的衣服。不过，他身上最迷人的地方是他的一口乳牙。他看到达林太太是个大人时，龇牙咧嘴地对她露出了小珍珠般的牙齿。

第二章

影子

达林太太尖叫了一声。就像有人应门铃一样，门开了，娜娜冲了进来，她晚上出去刚回来。她咆哮着，朝那男孩扑去，男孩轻巧地从窗户跳了出去。达林太太又尖叫了一声，这一次是为那男孩担忧，因为她以为他会摔死。她跑到街上去寻找他的小尸体，但街上没有他。她抬头望去，黑夜里除了她以为是一颗流星的亮点划过天空，什么也看不到。

她回到了儿童室，发现娜娜的嘴里叼着一样东西，原来是那男孩的影子。他从窗户跳出去的时候，娜娜来不及抓住他，就迅速地把窗户关上了。他的影子还来不及出去，窗户就砰地关上了，把影子关在了里面。

你可以相信，达林太太仔仔细细地检查过那个影子，不过，只是个非常普通的影子。

娜娜无疑知道处理影子的最好办法。她把影子挂在窗外，意思是他肯定会回来取影子的，我们把它放在窗外，他用不着惊扰孩子就能轻易地把它取走。

可惜的是，达林太太不可能让影子挂在窗外，那样看上去像是挂着一件洗过的衣服，会降低房子的整体格调。她想把影子拿给达林先生看，但他正在计算约翰和迈克尔过冬穿的大衣的费用，为了保持头脑清醒，他还在头上缠了一条湿毛巾，这时候去打扰他，似乎有些难为情。再说，她完全知道他